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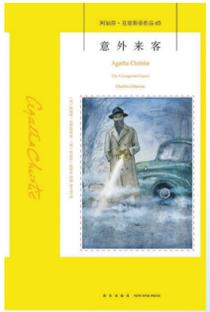
出版書單

《當代台灣人文學九講》
王東、胡逢祥等 著



讀懂60年來台灣社會所
思想。華師大歷史學教授深入
兩岸學界，從政治演化與社會
變遷的歷史情境中，透視台灣
人文變遷與思想轉型背後的堅
守與狂瀾。

《意外來客》
阿加莎·克里斯蒂[英]
查爾斯·奧斯本[英] 著



比肩《捕鼠器》的舞台劇作
品。謀殺的迷霧之中，難辨真
凶，偵探背後，究竟隱藏著眼
淚還是憤怒？

《小倉百人一首》
藤原定家[日] 著



《百人一首》以和歌搭配
作的形態普及於庶民階級。從
《古今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
等歌集和歌集中，依年代先後
挑選出100位介乎天智天皇到
順德天皇間的杰出歌人及其一
首作品結集而成，又稱《小倉
百人一首》。

《陶希聖的前半生》
賀淵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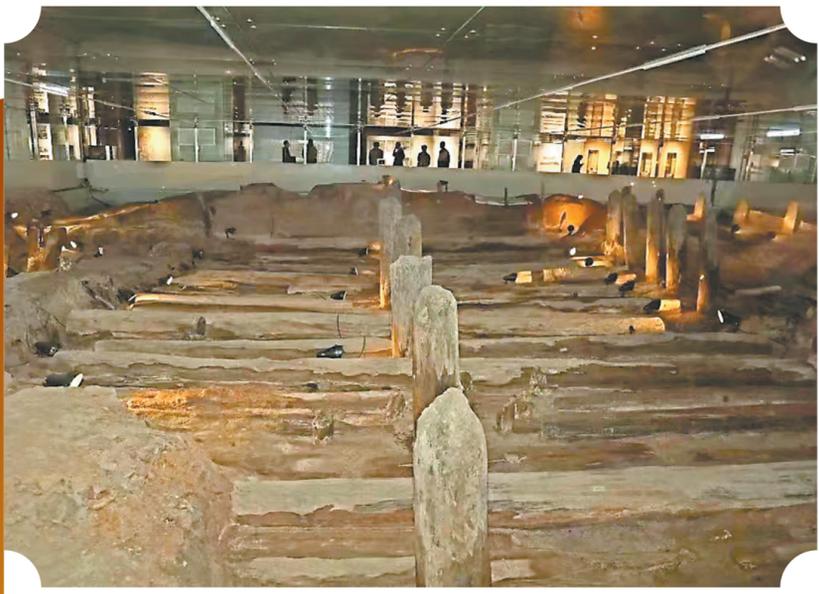


作為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
從政知識分子，1899年陶希聖
出生於湖北，1988年卒於台
灣。他本身就是這一時期歷史
的載體之一，將陶希聖作為個
案進行呈現，可以加深對政治
治史、學術史、思想史的研究。

《陶瓷一生 露西·里》
托尼·伯克斯[英] 著



對露西·里生平經歷的勾
勒和兩百餘件不同時期代表性
作品的展示，為我們呈現這位
20世紀杰出陶藝家的一生，探
尋其作品何以如此出眾。



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現場

千年文物與鬧市商場 如何從「共生」到「共贏」？

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

很多人不知道，在地面上遍布古遗址、古建筑的广州北京路步行街一带，地下竟然有一座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遗址，并已经发掘向公众展示，它就是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藏身于光明广场下一层，是我国首个在公共商业区进行原址保护并向公众开放的遗址，也是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实现双赢的经典案例。

2000年，广州城市化建设加速推进，光明广场兴建在即，考古工作者却在该地块意外收获了有关南越国木构水闸的重大发现。是光明广场另外选址，还是将古遗址迁至他处？两者似乎都不现实，“原址保护”是当时政府和文物部门给出的最优解。从此，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与光明广场的命运牢牢捆绑在一起。

从考古发现到2007年完成原址保护面向公众开放，再到2024年遗址周边展示廊道完成升级后重新开放，二十多年来，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的妥善保护离不开政府机构、文物部门、光明广场、社区居民等多方的努力和支持。

然而，由于较为复杂的实际情况，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与光明广场虽然做到了“共生”，但距离“共赢”还有不少路要走，遗址的保护和商场的运营更像两条平行线，各自行进，难以相交。如何让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真正成为商场经营的一个亮点，从而反哺遗址保护工作本身，是当下各方盼望推动的事项。

A 守护：两千年前的水闸至今可见

公元前204年，赵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城址就在如今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步行街一带。近年来，随着广州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南越国官署遗址、南越文王墓、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这三项最重要的南越国遗迹在北京路附近相继被发现。广州城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得到实证，人们对岭南地区的第一个封建制国家有了更具体的认识。

南越国木构水闸位于当时番禺城西南边，是横亘于南越国都城与珠江之间的大型水利设施，曾起到防洪、排涝、引水的重要作用，一度守护着南越国都城。

两千年来，随着泥沙的堆积，珠江岸线不断南移。如今再来到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处，早已看不到水的影子。今天，穿过热闹的北京路步行街，藏有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的光明广场就位于西湖路广百百货大楼对面，与大佛寺相邻。

今年年初，历时一年多完成展陈升级的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重新面向公众开放。每天上午10时，待光明广场开门营业后，市民游客便可以免费参观这座古老的水闸遗址。

搭乘电梯来到负一层，记者现场见到，南越国木构水闸被保护在一个巨大的透明玻璃罩内。水闸自北向南，可分为引水渠、闸室、出水渠三部分，南北长19.8米左右。透过玻璃罩，可以看到大量用于建造水闸的松木被保留了下来，它们在泥土里或横放、或竖立，依然维持着两千年前的模样。

B 尝试：34位美术学院学生为遗址而创作

环绕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本体，周边廊道是与遗址相配套的陈列展示区，它就像一个小型的公共展厅。

观众在360度参观水闸的同时，可以通过现场展出的图文、出土文物、视频动画等，了解南越国木构水闸修建近日广州水系变迁的故事。

近日，“艺启千年——南越水闸立体形态创作展”在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开展，当代艺术与古老的文化遗产在这里相遇。流水的灵动、木结构的巧妙通过一件件艺术作品得到表达。

据遗址展陈优化提升项目负责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宣教部的王斯宇介绍，“艺启千年”是馆校合作课程成果的呈现，共展出广州美术学院34位学生的23件艺术品，这次展览将廊道的空间充分利用了起来。

今年春季学期开学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的课程《设计基础》（立体设计）以南越国木构水闸及其文化内涵为主题，指导学生展开创作。

这门课程由校外多位老师及专业人士参与教学。广州美术学院教育院教师欧阳莉负责课程总体规划，课程设计之初她提前来到光明广场了解情况。

“光明广场我去过很多次，但是没想到下面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水闸。这个空间本身是古与新的交汇，水闸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供学生探索，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可以试一试。”欧阳莉说。

课程历时三周顺利结课，上课效果也出乎欧阳莉的意料，“学生们很多都是第一次了解水闸遗址，通过这次课程他们学会了从历史文化遗产中提取元素，逐渐建立立体的空间想象和创作。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尊重、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考古发掘旧照



“艺启千年——南越水闸立体形态创作展”布展现场

探究：古遗址如何避免“养在深闺人未识”

王斯宇同样参与到了这次课程设计中，她负责考古遗址的现场教学，带领学生们深入了解遗址的文化内涵。她表示：“通过这次展览，我们看到了当下最有活力的这群年轻人，如何认识和表达文化遗产。他们来到遗址寻找灵感，创作的作品又回到遗址展出，并且在这里不断形成新的对话。”

“保护本身不是目的，它是要服务于个体和集体的幸福。”2022年7月，受广州市文物局委托，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继续对遗址本体进行养护的基础上，着手对遗址周边廊道进行展陈提升。

作为老牌商业广场，光明广场的人流量一直以来并不小。自从接手展陈提升项目后，王斯宇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走近、看懂水闸遗址，在为商场带来更大人流量的同时，也能反哺遗址、公众。“显然，这依靠仅有的一次展览还远远不够。”

记者现场看到，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所在的商场负一层，文物保护单位外还进驻了餐厅、服装店、小商品店等业态。王斯宇认为，它们如何与水闸

商场：经营压力下对遗址开发投资持谨慎态度

2006年，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依据《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规定》等规定，广州光明房产建设有限公司为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的保护管理责任人，负责遗址的修缮、保养及安全管理。

广州光明房产建设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晚晓告诉记者，事实上，光明广场自2007年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开放起，一直承担着水闸的水电、保洁、安保等的费用支出。而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本体的保护部分，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文物局）一直委托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

“作为保护管理责任人，我们承担的责任是尽量保证文物的安全，避免文物遭受破坏。遗址本体保护工作我们不专业，也没有相关权限，就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李晚晓说。

至于是否计划将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纳入商场的整理运营中去，李晚晓表示：“‘考古遗址+商业’的模式全国罕见，我们当然想盘活文物。但是我们本身没有

职能部门：保护仍居未来工作首位

广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广州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光明广场历来对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的保护重视程度，广州光明房产建设有限公司作为国有企业，较好地承担了社会责任。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的情况比较特殊，它的保护和利用程度跟商场的经营能力有很大关系，我们当然希望商场经营得越来越好，这样就有更多的经费投入到遗址的保护和开发上。”广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广州光明房产建设有限公司作为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保护管理责任人，有责任保护和利用好文物。“我们一直督促商场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但事实是，我们只能提要求，而不能强制商场来做。”广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说。

选择原址保护的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因为受到地下水蒸发的影响，需要长期对遗址进行养护和监测。记者了解到，由于商场方面动力和意愿不足，因此本体的保护工作是由政府出钱，委托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进。“保护工作一直排在我们所有工作的第一位。遗址是不可再生的，只要保护好文物本体，就能为遗址

知著 散文是小块文章，说的是人事，流淌的是心事

散文问题的根本在于人

傅修海

相较于从小说中读故事、看情节，读散文似乎更多在于听琐事。这些琐碎的人事物事，连接着他人与自己。但人类的悲欢其实并不相通，这往往可以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印证。

以散文集《走月亮》闻名的黄征辉，对散文的理解就是一个“真”字，写真人，说真话，发真情。他钟情于散文，不随大流，不追逐名利，始终认为“文艺作品不以长短论英雄”。他目光向下，平视人世，也仰望星空，走夫贩卒人笔端是常态，名公大卿也每每自在交游。他的散文多着眼于小人物、小事件，如《三村姑》《金秀



洞见 传统社会生生不息，毫无疑问是得益于这种相互哺育和反馈的人才回流的传统

林岗

山歌小品：大俗至极现本真

认识吴邦忠差不多有三十年了，他曾经当过阳西文联主席。可是他并不擅长言辞，反倒有点儿拙于口才，略显木讷。这使我想起孔夫子识人的至理名言：“刚毅木讷，近仁。”除了待朋友真诚外，邦忠兄令我深感惊讶的是他对阳西山歌、民间故事的熟悉，简直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本来看得起乡村的民俗、山歌、民间故事等通俗文艺形式的人就不多，肯一辈子花工夫花时间，醉心于搜集、整理、创作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吴邦忠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有幸认识的热心乡俗文艺的卓异人物。

山歌、民间故事等通俗文艺形式虽然下里巴人，但凝聚着民间智慧，为当地百姓喜闻乐见，同时也构成阳春白雪文艺生长的摇篮和提升的广阔基础。由于邦忠兄极其熟悉阳西山歌，有时在搜集、采编和整理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有时则利用其形式，模仿其格调，写出新式山歌。前年“阳西群贤阁”编过一本《吴邦忠山歌小品集》，如今再推出《吴邦忠新编山歌小品集》。前一本改编自民间故事的成分重一些，如今这本的作品多数是据其形式进行了新的创作，当代气息更加浓厚。

山歌小品是吴邦忠酷爱的创作形式。山歌以二人对唱为主，而山歌小品则在对唱中加入故事情节，融入叙事的成分。小品故事非常简洁，不求细节无遗，但求有个梗概，十余回合对唱即行结尾。短小精悍，充分体现了民间形式叙事的简洁性。山歌小品妙在对唱中的语言机锋和谐谑的趣味，而不在所叙之事的完整性。邦忠兄的山歌小品，多取材自民间生活，如《妹嫁哥家无怕穷》《老婆奴》《山中撞个靛大娘》等，一看而知为民间日常生活，属于嫁娶、姻缘、夫妻、男女和酱醋油盐一类。

吴邦忠的山歌小品最鲜明的特点是本色。来自民间，出自本真体验，形式和语言固然俗，但邦忠兄不避其俗，由大俗至极而现本真，充分体现民间的机智而洗脱高头讲章的说教腔。故事在现实世界或有或

无，固在所不论，但形式和语言让人忍俊不禁，妙趣横生。山歌小品之所以为民众喜闻乐见，最重要的原因是老百姓的语言写老百姓，作品与听众读者不生隔膜。在这方面邦忠兄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他对阳西民俗和土语的熟悉是他人难以比拟的，所以在作品中能达到信手拈来的程度。

传统的农耕社会治乱相继而文教风俗能维持不坠，全在于耕读人才或读书或仕宦，在外面闯出名堂又在暮年叶落归根，回归乡土，以知识、教育和人脉反哺早年培育自己出身的乡土。简言之曰人才回流。传统社会生生不息，毫无疑问是得益于这种相互哺育和反馈的人才回流的传统。经历了超过百年的现代社会转型，虽未能看得十分清楚，但大致上可以判断，这种人才回流某种程度上被打断了。如今的人才精英，无论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是离土离乡的了，即使想仿古入落叶归根，也越来越遥不可及，成为奢望。

然而事情也不至于如斯奢



吴邦忠新编山歌小品